

卡 · 马克思和弗 · 恩格斯

书 信

1860 年 1 月—1864 年 9 月

第 一 部 分

卡 · 马克思和弗 · 恩格斯 之间的书信

1860 年 1 月—1864 年 9 月

1860 年

1

马克思致恩格斯^①

曼 彻 斯 特

[1860 年 1 月 11 日左右于伦敦]

1860 年 1 月 11 日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按印刷品给你寄去一份去年《科伦日报》第 349 号的附刊。

该报所报道的“由于放荡”而被通缉的威廉·约瑟夫·赖夫，据我查明，就是现在住在这里并依靠党维持生活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的赖夫。

我今天已经写信给赖夫（由李卜克内西转，因为不知道除此以外怎样才能找到他），说我以后不愿再同他打交道了——禁止他再提我的名字，也不许他来找我！

这样，从我个人来说，我已经做了应做的一切。至于党对这种脏东西将采取什么立场，那是党的事情。你现在该明白事实了吧！

你的 弗莱里格拉特

这个“赖夫”我从来没有在家中接待过，因为根据他在共产党人案件中的行为我觉得这个家伙可疑甚至非常可疑。可是，“肥胖的蹩脚诗人”却把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且硬把他塞给李卜

马克思这封信是在他接到的弗莱里格拉特的原信下面接下去写的，即写在同一张信纸上。——编者注

克内西。从此这家伙就靠李卜克内西、拉普人、列斯纳、施勒德尔和其他穷光蛋过活，甚至迫使别人在工人协会中为他募捐。¹

弗莱里格拉特上面的那封信，是大撤退以来我从这个条顿人那里所收到的全部东西。²同时这封信是多么可笑。那背后隐藏着的那种鬣犬的坏心肠的高雅是何等怪诞。弗莱里格拉特以为，惊叹号能够加强散文的力量。“党”应当采取“立场”。对什么呢？对威廉·约瑟夫·赖夫的“放荡”或者象贝塔的朋友所说的“对这种脏东西”。多么厚颜无耻呵！还有，顺便提一下：有个叫秦恩的可疑的排字工人创立的“德国好男儿联合会”，已经选举阿尔伯特亲王、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卡·布林德和斐·弗莱里格拉特做它的“名誉会员”。不用说，凯鲁斯奇人已经接受这个证书了。³

下星期一我给梅里勒榜郡法院付一英镑的付款期又要到了。同时收到韦斯明斯特郡法院（代表一个面包商）的一张纸条，现附上，并请寄还。我所预见的事开始成为现实。如果一个庸人能找到去郡法院的路，那末其他庸人也会找到的。如果这样下去，那我真不知道以后怎样才能支撑得住。这些不断发生的麻烦事特别令人难以忍受，因为这使我完全无法进行我的工作。⁴

达姆斯塔德《军事报》上的那篇评论好极了。⁵新出版的小册子^②使你在德国确立了军事评论家的地位。下一次有机会出版东西时你要署上你的名字，并在下面写上：《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我们的卑鄙的敌人慢慢就会看到，用不着去求公众以及公众中的贝塔之类的人物的认可，我们就会使公众敬服。

据我看来，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最大的事件，一方面是由于布

安德斯。——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朗的死而展开的美国的奴隶运动⁶，另一方面是俄国的奴隶运动。你当然已经看到，俄国的贵族已经直接投入了立宪的宣传，在最显贵的家族中已经有两三个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同时，亚历山大在最近的诏书中直截了当地宣布“村社的原则”应当同解放一起终止，从而破坏了他和农民的关系。西方和东方的“社会”运动就这样开始了。这和中欧即将发生的崩溃加在一起，将是非常壮观的。

我刚刚从《论坛报》上看到在密苏里又发生了一次奴隶起义，自然已经被镇压下去。⁷但是，信号是发出来了。如果情况不久变得严重起来，曼彻斯特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莱昂纳德·霍纳已经辞职。在他最后的简短报告中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你能不能打听一下，曼彻斯特的厂主们是否在辞职这件事上插了一手？

从工厂视察员的几份报告⁸（从“1855年”到“1859年上半年”）中可以看出，英国的工业自1850年以来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自从你的《工人阶级状况》（我在这儿的博物馆^①里又读了一遍）出版以来，工人（成年人）的健康状况有了改善，而儿童的健康状况（死亡率）却恶化了。

祝好。

你的卡·马。

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 年 1 月 25 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是否已经听说福格特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对我进行最无耻的攻击？这本小册子受到德国资产者狂热的欢迎。第一版已经售完。昨天《国民报》在社论中刊载了它的又臭又长的摘录。⁹（你能设法弄到这一号《国民报》吗？我自己在这里无法弄到。我该怎么办？看来，我最近的那封信冒犯了拉萨尔先生，他再也不会来信了。¹⁰

如果你能在星期五或星期六以前（有船经过科克^①）准备好一篇文章，那就很好。

祝好。

你的卡·马·

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 年 1 月 26 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明天是《论坛报》日¹¹，可惜又没有材料；《泰晤士报》通讯中关

爱尔兰的一个港口。——编者注

于摩洛哥的一些评论还丝毫没有谈到卡博-涅格罗会战¹²，而除此以外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不过，你在议会辩论中一定能为自己找到足够的材料。我也在等待普鲁士军队改革的消息。¹³

你对美国和俄国奴隶运动的意义的看法现在已经得到证实。哈帕尔斯渡口事件⁶及其在密苏里的反响⁷正在产生结果。在南部，各州到处都在驱逐自由的黑人。我刚才在纽约关于棉花情况的第一个报道（莱特公司 1860 年 1 月 10 日）¹⁴中读到种植场主已经把自己的棉花赶运到各个港口，以防范哈帕尔斯渡口事件可能引起的后果。在俄国，情况也在变得很复杂。奥格斯堡《总汇报》现在有一个精通这方面问题的记者在彼得堡。虽然他的注意力更多地是放在贵族的立宪运动上，但是这个运动对于农民自然也是一种推动力。

在印度，一场严重的危机正在酝酿成熟。根据附上的市场情况报告，你可以看出这里的庸人是怎样看待局势的。现在有许多种棉纱的价格很高，甚至比 1857 年价格上涨最高时还要高一些，而棉花却便宜 $2\frac{3}{8}$ 到 $2\frac{1}{2}$ 便士。单在贝恩利就在兴建二十六个新工厂；其他地方的情况大致相同。各地工人的工资都逐渐增加了一成，而且马上还要增加。依我看，印度贸易中使用虚拟资本又象 1846 年到 1847 年那样成为普遍现象，大多数人之所以购买，只是由于不得不购买和不能停顿下来。但是，即使不是这样，那末单是生产的增长到秋季或者至迟到 1861 年春季也必定会引起大崩溃。

愚蠢的英国人现在就已经设想，他们不久要用商品把法国淹没。一头蠢驴，一家印花厂的厂主属于最狡猾的人物，说即使在法国征收百分之三十的保护关税，他仍能在那里经营好他的业务，并且比在其他任何市场上多赚百分之十五。这个蠢才以为，即使

垄断被取消，在法国也能保持垄断价格。谁也不考虑，这一切只是一个骗局，目的是利用约翰牛的明显的弱点，到头来把它好好地愚弄一番。

那个曾经为科堡公爵写抨击性小册子¹⁵而现在为《自由新闻》写稿的费舍先生究竟是谁？科堡公爵有乌尔卡尔特的倾向，这我从抨击文的摘录中就看出来了。

德朗克现在在利物浦一家法国—西班牙铜矿公司当商务代理人。这是一个很好的职位——五百英镑是稳拿的，据说还可能赚到一千英镑。这是加尔涅—帕热斯为他安排的。他常到这里来，但总是躲着我，事后再请人向我转达问候。

鲁普斯^②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现在好了一些，但他仍然感到很不安，因为他还没有完全好。他又开始了同女房东的疲劳战。

现在我在办事处有许多事情要做，所以不能按时写信。只要不象我所希望的那样爆发一场危机，那末我暂时还看不出这种过分忙碌的情况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问候你的夫人和小姐们。

你的 弗·恩·

恩斯特第二。——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 年] 1 月 28 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订购了福格特的小册子⁹，也准备寄一本给你。这是他在奥格斯堡的诉讼的再版（或者是第一个完全的版本），并带有序言。序言是专门反对我的，就象是弥勒-捷列林格的翻版和修正版。¹⁶这东西一寄到，我们就该决定怎么办。孚赫兴致勃勃地告诉我，福格特用一种非常轻蔑的态度对待我。这个坏蛋企图使德国庸人相信，我在这里象库尔曼博士那样靠工人过活，等等（我自然对我的妻子完全隐瞒这件卑劣的事）。

在柏林开始出版一种新的军事周刊^①。我想，你应该以询问这家杂志的情况为借口，立即写信给拉萨尔。现在我们一定要同柏林保持联系。拉萨尔的回信会向你表明，是否还能和他一起走。如果不能——这会令人很不愉快——我只好利用费舍博士（普鲁士的陪审官），关于这个人我下面再谈。你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可以直接当地告诉他，我把他阻挠我，或者至少是劝阻我在《人民报》上发表我关于福格特的声明（就是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刊登的那篇声明^②）这件事看作是他和敦克尔同福格特合搞的一个密谋。然后你当然可以透露几句，说我由于党内某些老朋友模棱两可的行为

《军事报》。——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致 总汇报 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顺便对弗莱里格拉特旁敲侧击几句），由于我的困难处境和必须同一些卑鄙行为进行斗争，我的情绪有时很不好，还可以说我曾经告诉你，我给拉萨尔写过一封信¹⁷，这封信大概激怒了他。当然，从你这方面，你应当提一下，他拉萨尔是非常了解我的，不会介意表达方式上一时的粗鲁，等等。无论如何，那时他不能不明确表示态度。我认为现在耍一点外交手腕是绝对必要的，这至少可以弄清楚我们可以指望谁。同其他人相比，拉萨尔总还是一匹马力。

问题的实质在于，帝国流氓匪帮，其次是一个叫作德国民族联盟的匪帮¹⁸，最后是自由派匪帮，都在使出全部力量要在德国庸人面前从道义上毁灭我们。几乎用不着怀疑，尽管有关于和平的种种叫嚷，可能在今年之内，也很可能在夏季开始以前就爆发新的战争。不管怎样，国际关系十分复杂，因此，对庸俗民主派和自由派来说，捂住德国庸人们（即公众）的耳朵，使他们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并截断我们同他们接近的通路，就特别重要。置之不理，也就是说漠不关心，这在个人的和党的事业中只有在一定限度内才是许可的。这回跟福格特的事，决不能象对什么捷列林格、海因岑之流那样对待。这个能操腹语的人在德国被当作科学巨子，他曾是帝国摄政¹⁹，现在受到波拿巴的支持。你还可以顺便问问高贵的拉萨尔，他认为对福格特的事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拉萨尔在给 my 的信件中已走得太远，不可能一下子完全退回来。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迫使他采取较明确的立场：非此即彼。²⁰

费舍是普鲁士的乌尔卡尔特分子。在他出版的柏林《公文集》中，他提到我的几篇抨击帕姆 的文章，并刊登了这些文章的摘

录（按照乌尔卡尔特的直接指示）²¹。乌尔卡尔特派把他叫到英国来。在这里，他作为目击者向外交事务委员会²²证明大陆上（对乌尔卡尔特）充满胜利的“信心”。我在这里遇到过他。他表示，如果我在北德意志刊物上有需要他帮忙的地方，他愿意效劳。

据说在《去意大利 好啊》（作者是巴黎那个讨厌的班贝尔格尔）这本小书中，对您在《人民报》上的文章进行了攻击。

奥尔格斯先生声明了些什么？²³我把这点忽略了。

如果有可能，请在星期二以前写一写（不用很长）萨瓦（和尼斯）对于法国的军事意义²⁴。可参照今天《泰晤士报》上诺曼比在上院的发言。

附带说一下，“为了表彰我在发展共产主义原理方面的功绩”，这里的工人教育协会邀请我在 2 月 6 日参加它的成立纪念会（这些家伙还自认是磨坊街的旧协会²⁴的继承者）。沙佩尔、普芬德和埃卡留斯也收到了这样的邀请，但邀请的理由不同。在目前情况下，我当然要接受邀请，这样就可消除同这群工人旧日争论的最后痕迹。斐·弗莱里格拉特先生没有被邀请。现在我的确应当避免和这个大腹便便的人见面。因为我为福格特的这些肮脏东西而感到非常恼怒，而斐·弗莱里格拉特在这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所以会很容易发生不愉快的争吵。

问候鲁普斯。

祝好。

你 的 卡 ． 马 ．

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 年 1 月 31 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想明天写信给智者埃夫拉伊姆^①。这封外交函件在寄出之前需要好好考虑一下。已有好几天，我脑子里在转念头，想写个类似《波河与莱茵河》的续篇的东西：《萨瓦、尼斯与莱茵》。我打算把这东西交给敦克尔；它顶多两印张，并且可以成为同埃夫拉伊姆建立联系的一个好借口。无论如何，我将在下星期内写好，然后把手稿立即寄到柏林去。除了熟悉一下法国革命战争在尼斯和萨瓦的几件事情以外，用不着做其他准备工作，因此一切会很快完成。

把福格特先生痛骂一顿，这自然是应当的，但是我们还不知道他究竟出版了什么东西，要说话就很困难。无论如何，只要费舍确实有些交往，对他就可以象对任何其他他人一样加以利用。小犹太布劳恩^①现在也会明白你的声明^②以及福格特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全部争吵¹⁶所具有的意义，同这个柏林庸人最初想象的完全不同了。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应当保持这一切联系，至于沉默的阴谋和其他诡计（对此暂时应当置之不理），那末，以后当我们在关键时刻根据真正政治的原因非决裂不可的时候，它们将使我们不受任何约束。

拉萨尔。——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关于可能发生新的风暴问题，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①但是我想，为了能违反福格特之流的愿望而保住我们在公众中的威望，我们必须发表一些科学著作。创办流亡者刊物，我们没有钱，而且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流亡者的报纸或者在伦敦刊印的德文小册子，至少要销行一年才能到达公众（德国的）手中。在德国本土公开发表符合我们党的精神的政治性和论战性的东西，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那该怎么办呢？要么一言不发，要么尽力去做那种只有一些流亡者和在美国的德国人才了解而在德国则谁也不知道的工作，要么继续那种你用你的第一分册^②和我用《波河与莱茵河》所开始的事情。我认为目前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这样去做，那末就让福格特去随便怎么叫嚣吧，我们很快又会找到非常牢靠的立足点，以致有时可以（如果需要的话）在德国报刊上发表必要的个人声明。这里最重要的自然是在最近出版你的第二分册²⁵，我希望福格特的事不妨碍你继续写作这本书。最后，对你自己的著作哪怕就稍微马虎一次也好；对于那些糟糕的读者来说，这已经是太好了。主要的是要把东西写完出版；你所看到的缺陷，蠢驴们是不会发现的。不然，暴风雨时期到来，在你还没有写完“资本一般”之前就不得不把整个工作中断，那你怎么办呢？我清楚地知道对你有妨碍的一切其他困难；但我也清楚地知道，拖延的主要原因一直是你过于谨严。总而言之，书出版了总比由于这种疑虑而根本不出版好些。

奥尔格斯先生发表了一篇纯粹私人性质的声明^③，从中可以

见本卷第12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见本卷第13页。——编者注

看出这个家伙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起初是柏林的普鲁士炮兵中尉，上过军事学校（1845—1848年），同时在大学听课，准备取得学位；1848年3月辞去军职（他的辞呈上的日期是1848年3月19日），到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炮兵里去供职；1850年他到一艘商船上去“服务”并周游了全世界；1851年他到过伦敦的博览会²⁸，为奥格斯堡《总汇报》写过几篇关于博览会的报道，他在这里同席梅尔普芬尼希、维利希、泰霍夫等人见了面，后来成为奥格斯堡《总汇报》军事专栏的编辑。不管怎样，这个人为这家报纸做的事比别人都多，使它重新站稳了脚跟。我本来认为那几篇标有字母h的文章是海尔布隆纳尔写的，原来都是他写的。尽管如此，我一定能好好对付他。

这些大老粗的邀请^①来得正是时候。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同他们进一步接近；我们是太了解这些公众了，幸好你住得离他们很远。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普鲁士人要在我的老头子^②那里查封我总共一千零五塔勒二十银格罗申六分尼的财产，因为我是后备军的逃兵。老头子告诉他们，他那里没有我的财产，他们这才住手。2月18日我将被判罪。

见本卷第13页。——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1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文章 收到了，非常好。

附上昨天收到的拉萨尔的来信，我当即写了简短的回信。^②我们必须合写一本抨击性小册子，不这样，我们就不能摆脱这件事。同时我也写了一封信给柏林的费舍，问他能不能以诽谤罪对《国民报》起诉。福格特的小册子（不论哪个伦敦书商都没有这本小册子；他既没有寄给弗莱里格拉特和金克尔，也没有寄给他在这里的其他任何熟人，很明显，他想以此赢得时间，所以我只好订购）就它涉及我们的那部分来说，显然是根据德拉奥德—谢努的精神²⁷搞出来的蹩脚东西。我读过《国民报》上的第二篇文章⁹，可以看出，福格特还附带提到了鲁普斯（称他为被囚的狼、议会的狼），说他在1850年曾给汉诺威反动报纸寄去一份通告。²他重新抛出了1850—1852年流亡者的一切卑劣谎言。资产阶级报刊自然无限欢欣鼓舞，而给公众的印象，从拉萨尔信中的口气不难看出，费神把这封信给鲁普斯看看，然后保存起来。

昨天我同弗莱里格拉特会见了一会儿。我对他非常严肃（他

弗·恩格斯《萨瓦与尼斯》。——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30—431页。——编者注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